

# 最强特工 谍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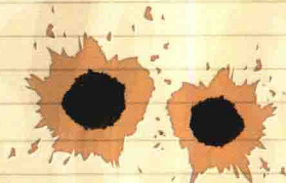
神我很乖 著

亿万粉丝疯狂期盼的新特种兵小说

人气作家神我很乖继《都市特种兵：暗影》后鼎力打造的又一顶级新作！  
亿万网友无怨无悔追随多年，千万读者翘首期待，最终结局震撼上市！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 东方出版社





# 最强特工 谍影

I 神我很乖 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 
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强特工. 谍影. 1 / 神我很乖 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4. 8  
ISBN 978-7-5060-7625-8

I. ①最… II. ①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72244 号

最强特工：谍影 1

(ZUIQIANG TEGONG: DIEYING)

作 者：神我很乖

责任编辑：姬 利 陈丽娜

出 版：东方出版社

发 行：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：100706

印 刷：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版 次：2014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6000 册

开 本：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：15

字 数：200 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60-7625-8

定 价：29.80 元

发行电话：(010)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

版权所有，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 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拨打电话：(010) 64258029

## 目录

楔 子 / 001

第一章 暗藏杀机 / 005

第二章 身份疑云 / 016

第三章 杀 手 / 031

第四章 暗 杀 / 048

第五章 声东击西 / 063

第六章 小 偷 / 086

第七章 跟 踪 / 108

第八章 两个身份 / 121

第九章 配方被盗 / 136

第十章 抓 捕 / 157

第十一章 恢复记忆 / 176

第十二章 车 祸 / 193

第十三章 计中计 / 215

## 楔 子

美国,加利福尼亚州核桃市。在夜色下,廖飞驾驶着黑色汽车慢慢停在山脚下,他关掉大灯,降下车窗朝山顶望去,隐隐约约看到一栋别墅。

廖飞已将别墅的资料完全记在脑海中,这个别墅的主人是乐于慈善、致力于中美友好的华裔许大为。别墅只是占地 19 英亩的庄园的一部分,建筑面积达到一万五千多平方尺,拥有 11 房 10 浴,泳池周围可以容纳三百多人开派对。在这座拥有近乎 60% 亚裔的城市中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豪宅。

此时,这个庄园内正举行一个盛大的派对,霓虹灯下,数十俊男美女在泳池边聊天、嬉闹。

廖飞从车内拿下背包,左右看了看,闪身进入了山脚的林子中。他快速在林中穿梭,接近庄园的时候,拿出望远镜,仔细观察四周。

虽然这是私人庄园,安保措施却做得非常好,高达三米的院墙上安装有大量的报警器。从得到的资料中显示庄园拥有数十名持有枪械的保镖,庄园内还有 6 条罗威纳犬。这儿的一切都充分显示出庄园主人对安全的看重。

“滴!滴!”廖飞的手机传来一阵轻微的声音,上面的一条短信息显示:准备放生。

廖飞快速接近围墙,回复:收到。

突然间,别墅内的警铃大作,刺耳的铃声回荡在整个庄园,廖飞迅速从包内拿出 M4 突击步枪组装起来,警惕地注视着周围。他不知道在别墅内的特工孙逸凡已经发出得手的讯号,为什么警铃还会响?到底出了什么意外?

廖飞拿出手机,焦急地等待着传来最新消息。他刚看到屏幕闪动,显示有电话接入,立刻接起来,就听到电话中先是传来数声枪响,随后孙逸凡急促的声音传来:“Leo,我们被发现了,二号撤退方案。”

这次的行动本来应该是廖飞混入别墅,可孙逸凡因为廖飞的女朋友冯飞絮在上次任务中牺牲,担心他的心情差,会影响到任务执行。应该退休回国,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孙逸凡主动替代他进行这次任务。可本来应该

楔  
子

很安全的任务,竟变得如此凶险,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,廖飞决不能让孙逸凡在此刻出事,而不能回国和家人团圆。他从包中翻出炸弹,安装在围墙上,引爆后,不等硝烟散尽,他就拎着枪冲了进去。

爆炸将埋在围墙下面的震动报警器激活,别墅内的警卫室迅速发出指令,让围墙附近的保镖赶去围堵消灭入侵者。

距离廖飞不远处,两名保镖背着枪,牵着条罗威纳犬巡逻,听到爆炸声后,立刻松开狗绳,让狗先去牵制住入侵者。

廖飞刚进入庄园,罗威纳犬就纵身扑了上来,廖飞侧身用枪柄猛击狗头,将它打落在地,翻了数个跟头。保镖这时赶了过来,对着廖飞打了一个长点射。子弹在廖飞身边飞过,他闪到树后,开火还击。

罗威纳犬聪明强壮,是世界上最具有勇气和力量的犬种之一,它倒地后,晃了晃头,配合着保镖再次扑了上去。

保镖对着廖飞躲藏的大树连开数枪,打得他不敢冒头,罗威纳犬这时也张开满是唾液的狗嘴朝他的脖子咬去。

廖飞蹲下身,在狗经过头顶时,瞬间抓住狗腿,将其甩了出去。

两名保镖没看清,还以为是廖飞被狗扑了出来,对着罗威纳犬就是一梭子。

罗威纳犬腹部中了三枪,狗血四溅,呜咽着看向两名保镖。不明白主人为什么开枪打它,难道它做错了?

保镖们发现打错了,没等调转枪口,廖飞就从另一侧扑出,对着两人就是一梭子,打在他们的身上,让他们比狗先一步到地狱报道。

廖飞正在换弹匣时,距离别墅不远的地方发出巨大的爆炸声,将地面震得发抖。刺目的火光冲天而起,从位置上判断应该是孙逸凡将停车场炸掉了,避免对方的追击。

果然,没多久廖飞就看到孙逸凡开着辆满是弹孔的汽车驶了过来,后面还有四辆越野车在追赶。越野车上的人不停地开火,子弹叮叮当当地打在孙逸凡的车上,将他的车胎打爆了一个。孙逸凡尽力控制着失控的汽车,避免撞到密集的大树。廖飞没有贸然出去,他躲在一边,通过瞄准镜对着第一辆越野车的司机开火。

司机被一枪打爆脑袋,鲜血喷射而出将整个挡风玻璃全部染红。副驾驶的人急忙扶着方向盘,避免车子失控。可他什么都看不见,汽车还是一头撞到大树上,后排座上在两边开火的保镖直接从窗户飞了出去。

孙逸凡将车子开到围墙处,这里的破口不足以让车子通过。他跳下车,大喊道:“Leo,撤退,我们中计了!”

廖飞随着孙逸凡穿过墙体的破洞,问道:“夜莺呢?”

孙逸凡将U盘交到廖飞的手中,道:“夜莺牺牲,有人叛变,这是个陷阱。”

廖飞接过U盘,问道:“叛徒是谁?”

哒哒哒!

一溜的子弹打在两人的身边,不但打断了孙逸凡的回话,还将两人分开。孙逸凡不再逃跑,对着后方连开数枪,大吼道:“你先走,我掩护。”

廖飞知道断后只有死路一条,一边开火还击,一边喊道:“不,要走一起走。”

“别废话,我中弹了,帮我照顾家人。”

廖飞这才发现他的腿部中弹,想在这种追逐战中逃脱,是不可能完成的。

孙逸凡换上弹匣,将下车后追赶在最前面的保镖打死,吼道:“走呀!”

“不,我一定要带你离开。”廖飞眼睛通红,大吼着朝孙逸凡的身边靠近。

孙逸凡见廖飞不走,毅然从躲藏的树后露出身体,对着保镖开火,大吼道:“来呀!你们这帮狗娘养的。”

保镖怎么会放弃这种机会,集中火力对他开火,瞬间,数颗子弹击中他的身体。

“Leo,走,快走,一定要将消息传递出去,走啊!”孙逸凡嘶声大吼,用最后的力气举枪射击,掩护廖飞逃离。

“孙哥。”廖飞的眼泪掉下来,要不是他执意不退,孙逸凡也不会选择自杀,让自己毫无牵挂地独自逃生。

另外五条罗威纳犬被保镖放出,从破口处冲了出来,直奔孙逸凡而去,孙逸凡此时连抬枪的力气都没有,被五条狗轻易地扑倒,肮脏的狗嘴撕扯着孙逸凡的皮肤和肌肉。

“啊!”廖飞的双眼滴出血泪,愤怒地吼叫着,对着几条狗射出绝望的子弹。

“走啊!”眼睛已经迷离的孙逸凡,对着廖飞,用口型最后说道。

廖飞抹掉眼泪,放弃在这里与孙逸凡生死与共的打算,他要揪出叛徒,要为孙逸凡和夜莺报仇,要让这个伪慈善家许大为付出代价。

楔子

他在树林中奔跑,拼命地跑,后方的敌人越追越近,子弹横飞,不断地打在他身旁的树上。他距离山脚的汽车已经很近,只有不到十米,这段距离没有树木,空旷无比。廖飞转身开火,打算用剩下的子弹将追兵暂时压制,好方便他安全地冲上车离开。

这时,廖飞的身后响起一声爆炸的巨响,他的身体被一股冲击波震得向上飞起。陷入昏迷前,他看见那辆承载着最后希望的汽车已经被炸得支离破碎,在火光中,一个人影隐约地站在不远处……

## 第一章 暗藏杀机

廖飞看着眼前的豪丽胜花园，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，他擦掉头上的汗水，大步向园区大门走去。

豪丽胜花园是辽城的高档社区，住在里面的人非富则贵。大门处有保安站岗，侧门人行道则是铁门把守，需要门卡才能进入。廖飞打算从汽车入口进去，一名保安看到他，从大门的岗楼内走出，踉跄地问道：“你干什么的？”

“你好，我来修电脑的。”

保安看着一身地摊货、背个破电脑包的廖飞，轻蔑地一笑。用警棍指了指岗亭，懒洋洋地道：“这是高档社区，登记。”

廖飞跟保安来到门岗的窗口。保安将本子和笔往廖飞面前一扔，道：“姓名，电话，身份证。”

廖飞看着面前的本子，露出苦笑。他两个月前在医院清醒，却失去了所有的记忆，除了病历卡上有个廖飞的名字，其他任何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都没有了。他签下名字，解释道：“我的身份证忘带了，没有手机。”

保安再次打量廖飞，感觉他除了比较土之外，倒也不像是坏人，给业主打电话确认后，让他进入了园区。

廖飞对园区内的美景并没有丝毫好奇，在这炎炎夏日，只想尽快赶到客户家里。数分钟后，廖飞摁响客户所在楼的可视对讲按键。一个女声从中传出：“谁呀？”

“你好，我是嘉誉公司的电脑工程师，来给你维修电脑。”

女人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把你的工作证放在摄像头前。”

“我刚上班没多久，工作证还没做出来，我在网上帮你的电脑做过远程维护，网名叫做浮云。”

女人非常有防范意识，追问道：“我的网名叫什么？烟火逝水还是云淡风轻？”

廖飞挠挠头,不确定地问道:“你不是叫高傲女王吗?”

“没错,你进来吧!”女人放下戒心,将单元门锁打开。

廖飞来到 1618 房间,发现房门是打开的,他礼貌地轻轻敲门,没人理睬。又探头看看,没发现有人。廖飞服了,这里的主人真是人才呀!之前小心翼翼,确认后,又大大咧咧地敞开房门,也太极端了!为了表示礼貌,廖飞站在门口,等待着主人的出现。

这时,楼上有人喊道:“把浴袍递我一下。”

听到喊声,廖飞恍然大悟,原来房子是全跃,人在二楼。可话语中的内容让他迷茫,拿浴袍,我是修电脑的,怎么让我干这个活?怪不得公司里的人都不来,偏偏让我这个新人来,原来他们不但嫌远,还知道客户不好对付,有其他的要求。没办法,这年头工作不好找,公司的老板还让自己尽一切努力满足客户需求。为了饭碗,让干什么就干吧,谁让顾客是上帝呢!

上到二楼的廖飞顺着声音来到主卧室,床上有件浴袍,刚刚拿起,廖飞的眼睛就直了!他终于知道为什么要浴袍了,一名身材火辣的女人正在浴室中洗澡,而浴室的门竟然没关,女人玲珑的曲线在水蒸气中若隐若现,让人无限遐思。尤其上面两粒粉红色的樱桃和那神秘的溪谷,更让人血脉贲张。

廖飞呆呆地看着,脑中思绪万千。他终于知道为什么楼下没人了,原来这位刚刚洗澡洗一半,就先开门,又快速地返回来。以前一直听说美国女人开放,在人前裸体根本不是个事,跟玩似的,原来现在国内都开放成这样了,真是与国际接轨呀!

女人可能是洗面奶进眼睛了,不停地冲洗,动人的胴体毫不遮掩地暴露在廖飞的目光中。她听到廖飞脚步声,却没感觉有浴袍披在身上,不禁开口道:“快过来,帮我把浴袍穿上。”

廖飞很犹豫,理智告诉他这样很不合适,可他毕竟只是个小小的打工仔,“上帝”都发话了,敢不做吗?他的脑海中考虑着一会她要逼迫自己做 OOX 的事情,是从呢!还是从呢,还是从呢?虽然裸女因为不停地冲洗眼睛,看不清脸,可就冲这窈窕身姿,廖飞就决定从了!哪怕玩些高难度,也决不反抗。

作出决定的廖飞大步朝裸女走去,越是接近,越能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吸引力,如丝绸般光滑的肌肤泛出莹白光泽,胸前的丰满和性感的翘臀更是让人口干舌燥。廖飞越走越慢,心脏“扑通”“扑通”地跳个不停,仿佛要从胸口

冲出。

他终于来到裸女面前，忍不住咽下口水，抖开浴袍，颤巍巍地伸向前，打算帮她披上。

裸女清理完眼睛里的刺激物，刚关掉淋浴头，就听到吞咽口水的声音和心脏剧烈的跳动声，顿时感觉不对，睁开眼睛。

啊！

裸女发现面前站着名陌生男子，眼冒绿光，哈喇子都要流到地上了。顿时吓得捂住身体重要部位，发出刺耳的惊叫，声音比帕瓦罗蒂的最高音还高，差点将玻璃都震碎。

这是什么意思，明明就是她让上来的，怎么还惊叫？听说某些有钱人没事喜欢玩刺激的游戏，比如故意装作要强X，廖飞不知道裸女是不是也是这套路子，考虑自己要不要配合一下。廖飞不确定，试探性地伸出手，想看看她的反应。

裸女本已经十分恐惧，见廖飞还敢进犯，吓得后退一步，发出更加尖利的声音。情急之下，脚从拖鞋内滑出来，直接踩在地砖上，结果脚下一滑，身体向后面倒去。她的身后是浴盆，倒下去时，脑袋正对着浴盆的边沿。

廖飞大惊，这要是磕中了，严重点得香消玉殒。就算是轻的，保不齐也是个生活不能自理。他看出此女真是被自己吓到，而不是假装。何况不管是因为她是被自己吓到，还是因为她是“上帝”，都不能让她摔倒，否则就真是罪过了。廖飞一把拽住她的胳膊，猛地往怀里一带，裸女登时被拽了过来。廖飞本意是好，可用力过猛，裸女像是颗炮弹般撞入他的怀中。

裸女丰满的胸部撞在他强壮的胸膛上，差点被撞扁，疼得直抽冷气。廖飞则是感觉胸前被一对柔软贴上，舒服得差点哼出来。就在他享受的时候，一声比刚才更加刺耳的尖叫声响起，与此同时，一把雪亮的菜刀对着他狠狠劈了下去。

廖飞本能地感觉到危险，抱着裸女往旁边一闪，刀光贴着胳膊劈下去，将他吓出一身白毛汗。廖飞要疯了！这是什么节奏，难道是传说中的仙人跳？可仙人跳也只要钱，不要命呀！

“你这个淫贼，放开她！”一声厉喝在身侧响起。

廖飞转过头，看到旁边站了个女人，这女人和自己抱着的裸女长得一模一样。唯一的不同是她此时双目圆瞪，高举的手上拿着把雪亮的菜刀。不用问，刚才的一刀就是她劈的。可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两人长得一模一样，

难道刚才的裸女会武术，一瞬间就穿上衣服，还劈自己一刀？可怀中软玉温香的感觉还真实存在，难道她会分身术？廖飞疑惑地看向怀中的裸女。

裸女被廖飞看得脸色通红，大喝道：“放开我！”推开他的同时抢过浴袍。她将浴袍挡在身前，以免自己泄露春光，厉声道：“转过去。”另一名女人也面色不善地看着廖飞，手中的菜刀寒光闪闪，仿佛廖飞要是不转身，下一刻菜刀还会劈下来一般。

廖飞转过身，郁闷得要死。他已将此事猜出个七七八八，毕竟两女长得一模一样，尤其拿菜刀的女人是从楼下上来的，很明显这是个误会。

裸女穿好浴袍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”

“我是嘉誉公司的电脑工程师……听到你在楼上让我递浴袍……”

随着廖飞的讲述，拿菜刀的女人面露尴尬。这都是她的错，刚才她在洗水果，听到廖飞摁门铃，水龙头也没关就跑了过去，由于她的小心谨慎，多问了几句，结果水就溢了出来。可她当时不知道，就先打开房门，在门口等着。等想起水龙头没关时，又慌慌张张地跑回去。发现地上都是水时，又将廖飞忘到脑后，开始处理积水。而阴差阳错，好耳力的廖飞听到楼上裸女的喊声，误以为是女主人，就发生了这种事情。

菜刀女想明白了一切，还是抑制不住愤怒，挥舞着菜刀，吼道：“你这个流氓，赶紧滚。”

廖飞弱弱地问一句：“那电脑还修不？”

“修个屁，滚，赶紧滚！”菜刀女露出恶狠狠的表情，挥舞着手中的菜刀。

廖飞见不用修了，灰溜溜地就要离开。

“站住。”裸女道，“姐，怎么能这样就放他走，我们得报警。”

“这个……那个……”菜刀女尴尬地说不出话来。

“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菜刀女将事情讲了一遍，不好意思地看着妹妹。

裸女差点被自己马大哈的姐姐气死，就因为她的不小心，害得自己被看光光，损失也太大了！不过这事也怪不到廖飞，报警也没用，她无力地挥挥手，让廖飞赶紧离开，别在眼前惹人烦。

廖飞看向菜刀女，想知道她什么意思，结果却看到她举起菜刀，作势欲砍。廖飞当即二话不说，撒腿就跑，顺着楼梯一口气跑到楼下。站在楼下，廖飞郁闷得不行，今天也太衰了！电脑没修成，白来一趟，还搭上路费，也不知道老板给不给报销。他仰天叹道：“老天呀！你想玩我到何时呀？”刚感叹

完,就看到楼上一个窗户推开,裸女先探头看了眼,随即一盆水泼了下来。瞬间让廖飞变成落汤鸡,廖飞摸了把脸,在鼻下闻了闻,还好没有异味。不过他不敢再停留,谁知道裸女等一下会不会再丢下把菜刀。

狼狈的廖飞刚回到公司,圆滚滚的老板就从办公室内旋风般冲出来,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,唾沫星子横飞,短粗的手指不时地戳戳点点。廖飞不想丢掉工作,只能强忍着,谁知道老板骂得没有力气后,还是告诉他马上收拾东西滚蛋。

被开除廖飞能接受,反正这两个月找工作从来就没顺过,很难找到工作不说,就算找到,基本上班一两天就会被踢出来。可廖飞已穷得要吃不起饭,身上所有的钱加一起也不过四十二元五角,弱弱地问道:“老板,能不能把坐地铁的10元钱给我报销了?”

老板听到此话,气得呼呼直喘气,短粗的手指着他的脸咆哮道:“你将我的大客户得罪了,还报销?报销个屁。给我滚,立刻滚……”

廖飞无奈苦笑,离开的时候还看到几名同事幸灾乐祸的脸庞。

口袋里的钱得留着吃饭,没有多余的钱坐车,廖飞顺着长江大街往家走,低着头,没精打采。

一辆满载着钢筋的大卡车正在长江大街上疾驰,靠近廖飞的时候,突然失控,仿佛一头发狂的牛,朝着廖飞撞了过去。低着头的廖飞丝毫不知危险已经逼近,还在继续前行。

啊!

一名妇女看到卡车即将撞到廖飞,惊呼起来,吓得双手捂住脸,不忍看到血腥的一幕。

廖飞听到惊呼,停下脚步,没等回头,卡车就贴着他的身侧冲了过去,呼啸的劲风刮过脸颊,隐隐作痛。

咣!

一声巨响,卡车撞到路边门市的落地窗上,撞碎玻璃,一头扎进门市中,要不是车厢上高高的货物卡在墙上,车子都能直接开进去。

廖飞被吓出一身冷汗,要是再往前一步,卡车就会将他撞成破烂的娃娃。

一群人围在车祸现场,有人指指点点,有人开始救人。

不远处的角落,身穿夹克、剪着平头的尚锐戴上蓝牙耳机,摁下重播键,低声道:“廖飞没死。”

听筒中传来沙哑的男声：“知道了！”

“我现在去把他干掉。”小平头从怀中掏出手枪，拧上消音器。

“不行。”电话那端语气冷而果决，“你立刻回来。”

尚锐眯起眼睛，没有出声，神色暗晦不明。

等不到他的回答，话筒中的声音再次冷冷地响起：“我不想说第二遍。”

尚锐朝事故现场深深地看了一眼，用夹克挡住手枪，转身离开。

廖飞在路上走了两个小时才回到小窝，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，透过半地下室那十几厘米高的窗户望着窗外，久久不动。廖飞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，不但倒霉无比，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谁。

两个月前，他在医院里睁开眼睛，却失去了所有记忆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亲人。当时只有一个小平头来看过他几次，当得知他失忆后，就彻底消失不见。直到廖飞因为住院押金耗尽，被撵出来为止，所有的记忆只有病例卡上的名字——廖飞。

同一时间，某间办公室，一位五十多岁、脖子上有道疤的老人坐在沙发上。尚锐站在他的面前，不解地问道：“秦叔，为什么不让我杀廖飞？”

秦桂荣道：“尚锐，我知道你对廖飞是组织的王牌非常不满，一直认为自己不比他差，想取而代之，可你要顾全大局。他在美国被送回来，有很多人知道，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让你在医院动手，直接干掉他。表面看起来没人关注他，可谁知道是不是有人拿他做饵，想要钓出我们，这个时候，我们不能犯错。尤其是不确定廖飞是否恢复记忆，更不能轻举妄动。”

“这两个月来，每次他找到工作，都被我们施加压力，让他被开除，丝毫看不出他记忆有恢复的迹象。他要是继续找工作，我们再对他工作的公司施加压力，早晚会暴露，不如直接送他上路。”

“再等等，我们要逼他离开辽城，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，一旦他忍无可忍离开辽城，你就带人干掉他。如果他不离开，就再让他多发生几次意外，我就不信他每次都那么命好。只有意外才不会引人关注，最好地隐藏起我们，知道吗？”

日落日升，当阳光重新照进小窗户时，仿佛死了般的廖飞慢慢地爬起来，不管怎样，还得生活，还得继续去找工作，只有努力活下去，才能找回失去的记忆。他稍微整理了下仪容，走出昏暗的地下室，再次踏上求职道路。

现在经济不景气，工作很难找，尤其是廖飞这种要学历没学历，要驾照

没驾照,甚至连身份证都没有的人,估计除了黑煤窑和小作坊,其他的工作都很难找。一天的时间都泡在劳务市场,还是没找到工作,廖飞摸着饿得瘪瘪的肚子,无奈地回家,一路上还不停地看路边电线杆子上贴的小广告,看看有没有什么工作可以暂时糊口,不至于饿死。

边走边记下招聘公司的电话,天色很快暗下来。廖飞住的地方是郊区,城市扩大前是农村,不但环境不好,就连路灯坏了都没人管,这里的人大多是外来打工者,或是穷苦人家,治安环境可想而知。

最近这片有几名穿红衣的女人被杀,好像是什么杀人狂魔,廖飞对此并不清楚,也不害怕,反正杀人狂魔没有杀男人的记录,只找女人的麻烦。

廖飞饿得不行,为了尽快到家,少走几步路,沿着没有路灯的牯牛河回家。牯牛河有十米多宽,附近的人经常往里面扔垃圾,弄得和臭水沟似的。隔着几百米味道都能熏死个人,平时很少有人会顶着这种毒气和无数的蚊虫鼠蚁走这条路。

刚拐过一个弯,廖飞就发现前方浮着一身穿红裙子,没有双腿的女鬼。一股寒气顿时顺着尾骨直冲脑仁,吓得头发都立了起来,惊起了一身鸡皮疙瘩,以为是被害的女人冤魂不散,回来找杀人犯报仇呢!廖飞失声喊道:“鬼呀!”

唰!唰!唰!

女鬼身边的黑暗处跳出四五个人,手中拿着明晃晃的尖刀,同时拽出女鬼,对着廖飞怒目相向。

廖飞看到几人,反倒松了口气,不是鬼就好。女鬼被拽出来,走出阴暗的地方。廖飞才发现,原来她不是鬼,而是之前站在齐腰的杂草中,挡住了她的腿而已。

惨淡的月光照在尖刀上,映出点点寒芒,反射在女人的头发上,廖飞离得远,女人的头发看起来有些斑白,年纪应该不小。尖刀让廖飞怀疑这几人就是传说中的杀人狂魔,正要对面前这位红衣女人下手。他一时间正气直冲云霄,大喊道:“你们几个,放开那位阿婆。”

女人听到廖飞的话,面罩寒霜,不仅没感激,反而怒声问道:“你说什么?”

廖飞也没想那么多,注意力完全都在那几名持刀男子身上,忽略了女人清脆的声音,根本不像是头发斑白之人可以发出的。老实答道:“我没说什么呀!”

“你没说什么？”女人咬着牙，一副要吃了廖飞的样子。

“我真没说什么呀！”廖飞感觉自己很无辜。

这下那几个男的不干了，我们是劫匪呀！在如此月黑风高的夜晚，进行严肃无比的打劫大业，怎么可以让廖飞和女人插科打诨呢！领头之人大吼道：“都给我闭嘴。打劫呢！”

结果女人脾气比劫匪还火爆，头都不回地道：“你才闭嘴，滚一边去。”

劫匪头目被骂愣了！眨了眨眼，仔细回想了一下，我是打劫的没错呀！他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把刀子放到女人面前，吼道：“再不闭嘴我弄死你。”

女人根本不惧他的威胁，抬腿将其踹倒，骂道：“一边玩去。”

劫匪头目的腹部剧痛，肠子好像都打结了，差点把晚饭都给吐出来，委屈得都要哭了！到底谁是劫匪？有这么对待劫匪的吗？也太不把豆包当干粮了，我是劫匪，不是土鳖呀！

没等他下令让手下教训她呢，女人一甩胳膊，挣开拽她的人，朝着廖飞走去，寒声问道：“你管谁叫阿婆呢？你眼睛长哪里了？”

当她走进，廖飞才看清楚，女鬼眉目如画，皮肤白皙，胸前的丰满在裙子的束缚下形成深深的沟壑，引人注目，笔直修长的双腿穿着肉色丝袜，丝袜被杂草钩破了几个洞，露出细滑如丝的肌肤，更显诱惑。鱼嘴凉鞋可以看到肉乎乎的小脚，脚趾甲上涂着红色指甲油，备显俏皮。这哪里是什么阿婆，分明是漂亮的天使，只是她脸上的寒霜破坏了整体气氛，给人一种战争天使的感觉。

廖飞知道错在哪里了！女人最恨的就是别人说她丑，年纪大，尤其是漂亮的女人，更不能接受这种说法。他连忙认错：“对不起，我刚才没看清。”

几个劫匪互相看了看，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出来打劫，还指望开张大吉呢！谁知道遇到这么个奇葩女，他们不得不考虑，抢劫这项大业还要不要继续。

头目捂着肚子站起来，喊道：“不许跑，抢劫。”

廖飞和女人都愣住了，不知道头目是什么意思，他以为他是警察呀！还不许跑？这不是提醒两人逃跑吗？现在廖飞和女人离劫匪那群人有十多米呢！要是跑的话，劫匪还真不一定能追上。

头目看两人站在那里，心中暗自念叨：跑呀！快跑呀！还留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被女人踹怕了，不想抢劫她了！可当着小弟的面，拉不下脸说不抢

了,只能这么说,希望廖飞和女人赶紧跑。

廖飞这时反应过来,面前可是有好几名持刀的人,刚才救人的时候没多想,可现在他可不想和持刀的凶徒玩肉搏,完全没有意义。他拉起她的手,小声道:“跑!”

女人甩开廖飞的手,鄙夷地看了眼他,万分霸气地站在原地,指着劫匪道:“把武器扔了,双手抱头蹲下,快点!”

一时间,劫匪和廖飞都看着她,怀疑这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女人是不是今天没吃药,还是吃错了药,竟然让几名持刀的劫匪抱头蹲下,她以为她是谁?

头目见女人给脸上鼻梁,捂着肚子带着几名小弟朝两人逼了过去,他们的步伐缓慢,还是希望两人赶紧跑。这次毕竟是他们第一次打劫,心里没底,之前廖飞没过来的时候,他们都没有顺便劫色的打算,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胆子有多小了!

廖飞又拉了下女人,可她再次甩开他的手。廖飞见其没有逃走的打算,怕她受伤,强忍着对刀子的恐惧,站在她的身前。

女人有些意外,目露赞许,可还是一把拨开廖飞,从手袋中掏出手枪,对着天空扣动扳机。

砰!

枪响!劫匪全傻了!张大个嘴巴看着女人手中的枪。

“我是警察,全都抱头蹲下,否则我开枪了!”女人说完,将枪口对准几人。

劫匪见状,二话不说,丢掉刀子撒腿就跑。他们不是不怕子弹,而是相信我国警察不会轻易开枪。

几辆警车从两边开过来,截断了劫匪逃跑的道路,明晃晃的大灯照得人睁不开眼睛。劫匪为了逃命,像是下饺子般跳入水中,打算游到对岸逃跑。可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。这次警察为了抓变态杀手,早就布下天罗地网。河对岸出现数道人影,手中的电筒直接照射到劫匪身上。

警车上下来了十几名警察,轻松地看着劫匪。

劫匪一看河岸两边都有警察,知道跑不了,就算是游泳,也没有警察开车快,抓到是迟早的事情。何况……河水实在是太臭了!多待一分钟都有可能被熏死。在熏死和被抓之间选择,劫匪们灰溜溜地从河中爬上来,老实地伸出双臂,等待银光闪闪的手铐。